

【文学·艺术】

难以言说的战争创伤

——巴克后期小说中的疏离与隔阂

刘胡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英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帕特·巴克(Pat Barker)以其作品对创伤的持续叙写而著称,其后期作品中描写的战争创伤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其后期作品中,巴克描写了由于战争经历的迥异造成回归士兵、医护人员、志愿者、战地记者与后方民众之间难以消弭的疏离和隔阂。透过战争的梦魇给英国士兵和民众之间造成的心灵隔阂,巴克影射了战争给英国这个民族及其民众带来的不堪回首的心灵创伤。

关键词:巴克;战争小说;疏离;隔阂;创伤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37(2014)04-0077-04

帕特·巴克(Pat Barker)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文坛上崛起的一位著名女作家,她曾获得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被誉为“英国现当代文学重要作家”。巴克一直致力于对战争创伤的叙写,其后期作品以对“创伤后压力症”“边缘性人格障碍”等的描写而著称。此外,在其后期小说里,巴克描写了回归士兵、战地医护人员、志愿者、战地记者与后方民众之间由于战争经历的迥异而无法互相理解和沟通,并因此产生了越来越深的鸿沟。

一、巴克后期作品中的疏离和隔阂

战争自出现以来就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战争给无数士兵和市民带来了同样的灾难,然而由于他们经历战争的方式不同,因而对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感受也完全不同。对于在战场上殊死作战的士兵和亲历过血腥腥风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而言,他们目睹了太多的血腥杀戮和残酷的场景,因而也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压力症”。而在战争后方的民众虽然偶尔目睹血腥杀戮,经常听闻关于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但是因未亲临战争第一

线,他们对战争的理解跟亲历战场的士兵和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也完全不一样。迥异的战争经历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疏离和隔阂。正如维克雷所言,“战斗经历让士兵和市民之间产生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市民们无法给士兵们提供必要的心灵安慰。”(Vickroy 2002: 201)许多英国一战作品都描写了士兵非常渴望通过跟后方的家人和朋友诉说内心的伤痛以期安抚自己受伤的心灵,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与家人和朋友之间难以沟通,而且家人和朋友大多无法理解他们的内心创伤,这种无法沟通造成了士兵和市民之间的疏离和隔阂。

(一)士兵和民众之间的疏离和隔阂

巴克后期作品中描述了许多士兵、志愿者或战地记者和民众之间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疏离和隔阂,其中以保罗、斯蒂芬、普莱尔和萨松四人之例较为典型。

在《人体写生课》里,巴克描写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士兵和民众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前方战场出生入死、渴望得到家人和朋友关怀的士兵们与后方民众对前者冷淡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保罗战前是一个美术生,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到前方医院做了一名战地医院的志愿者。由于不同的战争经历,在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帕特·巴克后期小说中的创伤叙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13XWW09)。

收稿日期:2014-11-17

作者简介:刘胡敏(1974—),女,四川成都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系主任。

前方医院做志愿者的保罗与他曾同是美术生的女朋友埃莉诺之间渐渐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们的不同经历最终造成了两人之间的疏离。当埃莉诺从伦敦到法国探访保罗时,他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像以往一样谈论起了艺术这个话题:

“你最近在画什么?”

“哦,主要是医院里的人,病人。”他的语气变得生硬了。“那些病人都是我亲眼目睹的。尽管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没有人愿意把这样的画挂到画廊里展出。”

“你为何希望把这些画放到画廊里展出?”

“因为它就在那儿。那些人,男人们都在那儿。他们的苦难应该让所有人了解。”

“而我却认为把这些画挂在画廊里是不应该的。你难道想象不出来吗?当人们看着这些人的痛苦说,‘噢,天哪,太可怕了’,然后接着去看下一幅画。这样的画展简直就是一场畸形秀。一场附庸风雅的畸形画展。”(《人体写生课》)

通过他们的对话,不难看出经过战争的洗礼,保罗对艺术的理解跟埃莉诺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他们对艺术和战争持有迥然不同的看法,这些差异皆源于他们不同的战争经历。对于保罗而言,那些战地医院里的病人应该成为画家笔下的人物,而且应该通过画展把他们的痛苦展示给后方的民众,让他们了解这些士兵遭受了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他认为,这些受伤士兵的痛苦不应该脱离公众的视线,更不应该被抹去,而是应该引起公众对这些因战争造成身体残疾和心灵创伤的士兵们的关注。

对战争的不同经历让保罗与埃莉诺之间产生了疏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当保罗在战争期间回到伦敦见埃莉诺时,从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产生了更深的隔阂:

“保罗,我们不要再谈论战争了吧,好吗?战争破坏了一切。”

“的确如此。”

她的表情变得很严峻。“如果你让它破坏的话。”

“噢,我知道了。难道在贝德福德广场没有人谈论战争吗?”

“偶尔,不常谈论。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艺术。”

“哦。”

从以上谈话不难看出,这对恋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融洽,因为战争在他们彼此之间画出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通过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到英国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埃莉诺)对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并随时面临失去生命的士兵们不闻不问。他们根本不关心法国前线发生了什么,而且也不想知道那些为了他们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士兵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保罗最后回应的一个“哦”字表达了他对国内民众冷漠的态度感到十分惊讶和失望。面对自己曾经如此深爱的女友,他觉得她是那么陌生。她对前线士兵的冷漠让他觉得她很冷酷,他们之间产生的鸿沟渐渐地让他们形同陌路。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爱她了,因为,“此刻他觉得他们就像两个跌落在激流里的小树枝,一会碰撞,一会分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不能取决于他们的意愿了。”保罗在前线的创伤经历无法获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他甚至从自己的女友身上也无法获得应有的同情和关心,他们的冷漠让他无法面对英国国内的生活,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地方了。”与女友告别时,他的内心有种莫名的滋味,“对于保罗而言,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拥抱,每一次亲吻都让他内心无比沉重和痛苦。他感觉他们要分手了。”战场上的创伤经历让保罗觉得生活和爱对他而言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无法回归内心的平静了。

除了像保罗一样的志愿者,巴克还描写了许多上过战场的士兵回到国内后与英国民众之间的隔阂。在《重生》里,普莱尔因患有“创伤后压力症”被送回伦敦医治。当他回到后方医院时,他感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已经无法理解他的感受和经历,内心的痛苦无法向人诉说,因此他只想“尽快回到法国的战场上,逃离呆在国内给他带来的‘耻辱’”(《重生》)。当他听说军事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不让他重返战场并让他留在国内服役时,他立即放声大哭,几近崩溃。他在跟自己的治疗医师谈话时也明确表达了重返战场的愿望,“老实说,我宁愿回到法国。”残酷的战争让他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物,像钟摆一样在现实和梦境中左右晃动,内心充满了挣扎。最终,他变成了人格分裂、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以此来缓释内心的痛苦。

《重生》里的萨松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因强烈反战,不仅受到了军方的谴责,并因此被当成精神病患者遣送回国,让他在国内“治病”。然而回到国内的他却无法得到周围人士的理解,他与主治医生之间也无法很好地沟通。他对自己的战友说:“麻烦的是我并不信任他们。甚至是里瓦斯医生我也不信任。他刚说完我没有什

么毛病,可以继续上前线服务,但是过了一会他又告诉我,我有很强的反战情结。”他的反战情结让他陷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不被军方信任,因为军方担心他会煽动叛乱,影响军队的士气,然而回到后方的他也得不到民众的理解。相比在前线受到的生命威胁和创伤,后方民众对他的冷漠更让他感到伤心和绝望。与后方民众的疏离和隔阂促使他最终“放弃”自己的反战情绪,并真切地渴望回到前线,即使他知道回到前线他将面临随时失去生命的危险。

除了士兵和志愿者,到过战场采访报道的新闻记者也会因自己目睹血腥的杀戮而产生同样的创伤。他们的经历也会导致他们与后方民众之间产生一定的疏离感。在《双重视角》一书里,战地记者斯蒂芬因目睹和报道战场上的暴行和杀戮而患上“创伤后压力症”。他的同事本因报道战争而牺牲在战场,同事的死让他的内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内心的创伤促使他放弃了战地报道工作,回到了家乡,想寻求一片净土来消除内心的伤痛。然而,他的痛苦并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甚至连他的妻子都无法给予他所需的内心安慰。对社会的极度失望和内心的创伤结合在一起,让他变得不愿说话、不愿谈及战争经历、也不愿与他人沟通。他与周遭人士的疏离,与妻子的隔阂最终让他和妻子分道扬镳。与妻子离婚后,他独自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居住,企望能在宁静的乡村医治自己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伤痛,并渴望恢复从前内心的平静。最后,在与一个换工女孩贾斯汀的性爱中,他找到了真爱,其内心的伤痛渐渐愈合。

对战争创伤给民众和士兵之间造成的疏离和隔阂,在许多英国一战作品中皆有描述。现代著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作品《达洛维夫人》一书中也描写了一个因为参加一战而患有“创伤后压力症”的士兵塞普蒂默斯,在回国后不被家人和周围人士理解,与他们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塞普蒂默斯在战场上表现英勇,因其战绩显著,回国后被重用。但是因为战场上亲历了太多的伤痛,回国后开始出现许多幻觉、梦魇和自言自语等症状。当他因创伤症状试图自杀时,他的妻子拉吉亚找了福尔摩斯医生来帮他诊病。在了解了他的症状后,福尔摩斯医生居然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建议他多参加社会活动和从事一些业余爱好即可。妻子和周遭人士对他的不理解、医生无法诊断他的精神问题,把塞普蒂默斯逼向了一条死胡同,让他变得绝望,并最终导致他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理查德·奥尔丁顿在《英雄之死》中也刻画了乔治·温特伯恩与后方民众之间的隔阂。当英国对德国宣战之

后,他应征入伍,参加培训,之后赴法国作战。当他在战争中途回家后,他发现他与朋友之间已经无法交流,连他的妻子和情人都无法理解他的创伤。绝望之下,他回到了战场,最后在一场机枪战中被杀死。苏珊·希尔的《陌生的会见》里也有一个饱受战场创伤折磨并且得不到亲人们理解的士兵约翰。战后他带着一条受伤的腿回家,发现父母和妹妹对他在战壕里所经历的可怕事件置若罔闻,而且与曾经跟他关系非常亲近的妹妹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对家人的极度失望让他无法适应国内生活,于是他急切地希望能够回归战场。最终亲人们对他的不理解造成了他只能独自治愈自己内心的伤痛。

战争创伤给后方民众和前方战士之间造成的隔阂给回归士兵带来了三重打击:在前方战场上遭受了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创伤,在后方不得不面对民众和亲人的误解和冷漠。这些伤痛让许多回归士兵最终无法走出内心的创伤,只能独自面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而有部分人采取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难以言说的痛苦。

(二)造成疏离和隔阂的原因

战争给民众和士兵之间带来的疏离和隔阂不仅在战争期间存在,在战后也依然存在,对此许多报纸和杂志多有报道。为什么战争会给民众和士兵之间造成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里尔·爱廷格尔,一个研究过许多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精神病学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战争和受害者是整个社会都想遗忘的。人们都希望能够忘掉任何让人感到痛苦和不愉快的事。”^[1]根据里尔的观点,许多民众都不愿面对战争和受害者,他们希望能够彻底把那些可怕的关于战争的记忆从脑海中抹去。维克雷在《现当代小说中的创伤和幸存》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民众对回归士兵态度冷漠的原因在于老兵们是战争创伤的活化石,他们的存在会随时让民众回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创伤带来的最可怕的影响之一是它所带来的疏离和隔阂。创伤受害者会让民众痛苦地回忆起暴力的战争和失败的领导能力,因此这些受害者会遭到社会拒绝、被当作替罪羊或被社会排斥。当这种情况出现或者当这些受害者无法回归一个希望遗忘、弱化战争的影响或排斥战争的社会,创伤也因此而形成了。”^[2]

回归士兵们难以忘掉战场上可怕的、梦魇般的经历,他们渴望国内的民众能够理解他们的创伤,在他们回到故乡后得以找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然而未亲眼目睹战场上血腥暴力的后方民众渴望和平,希望能够彻底忘掉和抹去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可怕后果。两者之间的矛盾于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患有“创伤后压力症”

的士兵们难以磨灭的创伤将会给一个渴望忘掉战争、清除战争带来的不良影响的社会构成一种威胁，让民众无法彻底回归心灵上的宁静。于是士兵和民众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现当代小说中的创伤和幸存》一书中，美国小说家海涅曼就民众和士兵之间产生的疏离和隔阂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退伍老兵在战争中残酷的经历以及之后公众对他们的排斥让他们失去了归属感，并对权威部门失去了信任，以至于他们为了自我保护和防御开始与社会隔离。战争造成疏离的各种因素、分裂的防御以及他们对生理和心理问题的治疗，都造成了退伍老兵与他人的隔阂。”^[3]不难看出，回归士兵与后方民众之间的经历迥异，造成了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无法消除的鸿沟，这种隔阂给前者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

巴克作品中所反映的士兵和民众之间的疏离也影射了她和母亲之间的隔阂。巴克出生于4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私生子。自出生以来她的身份都得不到母亲的认可。在一次访谈中，巴克暗示了自己内心的创伤：“我母亲从未承认我的身份。她认为我是她的妹妹。在40年代的英国有一个私生子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有人来访时，我被藏在家里的壁橱里。她总是跟别人说我是她的小妹妹或侄女，以致她最终忘记了我是谁。因此有时候我成了她的妹妹，而有时候又不是。她现在更不可能承认我跟她的关系了，因为她现在是耶稣的证人，要经常走家串户地传教。”^[4]

从巴克的访谈录里，可以窥探到她内心深处隐隐的

伤痛，这种身份不被母亲承认以及从小生活在私生子的阴影中给她带来的创伤应该是不可估量的，从其作品可见一斑。其母亲认为未婚先孕是一种耻辱，因而在众人面前拒绝承认和巴克的母女关系。正如民众渴望忘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影响而疏离回归士兵，巴克的母亲也十分渴望忘记自己有个私生女的耻辱，因而一直跟女儿疏远，并否认她的身份，因为她的存在会让她回忆起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伤痛。巴克与母亲之间的隔阂也随着母亲把她寄养到外祖母家这一事实而变得越来越深。当她成为现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之后，她的母亲仍然对她关心甚少，对她的事业知之甚少：“她（巴克的母亲）读圣经，但是从不读我的小说。她在报纸上看过关于我的介绍……但是我认为她并不知道我很成功。我想她会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成功的男人而高兴。”^[5]从以上访谈录中可以看到巴克对母亲的极度失望，以及她与母亲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也许正是因为与母亲之间难以抹去的隔阂，让她在后期小说中多次描写了民众和士兵之间的隔阂。她在所有作品中对创伤的持续关注 and 叙写也反映了她内心深处难以抹去的伤痕。

巴克一直在其后期作品中致力于描写战争创伤，对战争创伤给民众和士兵带来的隔阂的抒写成为巴克作品的一大亮点。正是源于巴克的亲身经历，才让她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创伤给人们带来的无法言说的伤痛。

（注：本文引用均为笔者自译。）

[参 考 文 献]

- [1] Dimsdale, J. E. ed. *Survivors,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M]. New York: Hemisphere, 1980 :127.
[2] Vickroy, Laurie.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2 :205.
[3] Ibid. 204.
[4] Perry, Donna. "Interview with Pat Barker", *Backtalk: Women Writers Speak Out*[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3: 47.
[5] Ibid.47.

The Indescribable Hurt Caused by War

LIU Hu-min

(College of English Litera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Foreign Trade,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Pat Barker, a famous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is famous for continuous description of hurt in her works. The hurt caused by war in her late works has been widely focused on by readers. In her late works, Barker described the alienation and estrangement due to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the war, between people living in the back and the soldiers, medical workers, volunteers, and journalists who came back from war. Barker, by describing the psychological estrangement between British soldiers and public,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nightmare of the war, reflected that war had brought horrible and miserable psychological hurt to Britain and her people.

Key words: Barker; novel of war; alienation; estrangement; hurt

(责任编辑 付巧英)